



庫茲涅茨克

伏洛興 著
朱周牧 譯

中華書局出版

KUZNETSK LAND

庫 茲 涅 茨 克

A. Voloshin 原著

朱 周 牧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 版權所有 * —

庫 茲 涅 茨 克

◎ 定價人民幣一萬六千元

譯 者：朱 屬 牧

原 書 名 Kuznetsk Land

原 作 者 A. Voloshin

原出版者 Soviet Writer Publishing House

原書出版年月 1950年7月

出 版 者：中 華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漢 口 路 四 七 七 號

印 刷 者：中 華 書 局 上 海 印 刷 廠

總 經 售：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編號：15411 (51·12, 滬型, 32開, 176頁, 227千字)

1954年1月3版 印數(滬)7,001—12,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譯者前言

庫茲涅茨克是這樣一個地方，它是社會主義蘇聯的主要產煤區；庫茲涅茨克和烏拉爾，並稱蘇聯重工業東方兩大基地。烏拉爾的鐵，庫茲涅茨克的煤，是社會主義蘇聯重工業的兩條命脈，無論戰時平時，都是蘇聯國家經濟的基石。

這部作品，寫的是庫茲涅茨克礦區裏一個煤礦，卡匹泰爾娜雅煤礦，怎樣在黨、行政和羣衆的通力合作下，向阻礙生產發展的舊勢力殘餘，作毫不容情的鬥爭；戰勝了官僚主義者、事務主義者的阻撓，使企業經營合理化，終於使生產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高爾基曾說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非但要描繪昨天和今天的事情，並且還要描繪明天的事情。「庫茲涅茨克」的作者，就忠實地天才地執行了這個原則，把蘇聯勞動人民對光明底明天的憧憬，以及蘇聯勞動人民爲了這理想而堅決向一切落後勢力堅決鬥爭的革命樂觀主義，都充份地刻劃出來，表現出來了。

本書的作者，亞力山大·伏洛興，曾在庫茲涅茨克礦區做過不少年數的礦工；因此，他筆下的人物故事，都生動逼真。作者不僅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有高度的藝術技巧，更具有高度的政治修養。因此，這部作品，和蘇聯的任何優秀文藝作品一樣，不僅僅是一部在藝術上有成就的文藝作品，同時是

一部良好的政治課本。即是說，這部作品是從頭到尾都貫穿着思想性和藝術性的。

首先，本書對黨在企業中的領導作用，作了正確的敘述。作為黨領導的代表人物的支部書記龐達丘克，在作者的筆下是這樣一個人物：

「他並不橫衝直撞地到處叫喊和發號施令，他一聲不響地推動事情，」（見第三十章二五九面）「他佩服龐達丘克的力量，爲了他能在人們最需要的時候，給以正確的指導。」（見第十二章一〇八面）「龐達丘克的小小辦公室，總是擠滿着人，有的人來請他指教他們的工作，有的來接受黨的任務，另外一些來彙報任務完成的情形。」（見第十二章一〇八面）

龐達丘克一方面組織羣衆，發動羣衆來搞好生產；另一方面，執行黨對企業的監督權，向領導上建議免去故步自封的官僚主義者德羅鮑的職務，另行任命具有高度政治水平和豐富技術經驗的羅果夫做代理礦場主任。卡匹泰爾娜雅的生產量日益增加，成本日益減低，終於奪回失去的錦標。

其次，作者在這部作品裏刻劃了兩種工業工作者：一種是保守的，故步自封的，懷着純技術觀點不問政治的官僚主義者，事務主義者；另一種是進步的，具有高度政治水平的新型工程技術人員。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德羅鮑；本書主人公羅果夫則是後者的代表人物。

像德羅鮑這樣的人，是落後、保守底企業管理者的典型人物，代表着社會主義蘇聯內部的舊勢力殘餘；羅果夫代表的是社會主義蘇聯的新的勢力，前進的勢力。羅果夫是先進的、優秀的蘇維埃人的

典型；作者以羅果夫和德羅鮑的鬥爭爲主題，把社會主義蘇聯內部的新的勢力向舊的勢力所作的鬥爭，前進的勢力向落後的勢力所作的鬥爭，具體化起來，生動地搬到我們眼前來。

毫無疑義，德羅鮑所代表的是少數的、趨向於沒落的人物，而羅果夫則是無數在發展中的有廣大前途的優秀蘇維埃人的代表人物；是他們推動了社會主義蘇聯向前發展。

現在，我們且把這兩個典型人物作個對比吧：

「去年五月，我們有一點落在計劃後面了。我怎麼辦呢？把所有搖筆桿的人都從辦公室趕到礦坑裏去……老實告訴你，產量飛躍地增加了……」（見第一章第十一面）這就是德羅鮑完成計劃的妙法；這是多末原始的企业管理論。

「德羅鮑是夠嫻熟於他的業務的了……嫻熟到受人妬忌的地步，」（見第一章第十三面）但是「在他那表面底警覺性和那喧囂底內行經理派頭後面，羅果夫覺察到有一股不可動搖的保守性，教人放棄任何攪動它的念頭。」（見第六章六一面）

德羅鮑是這樣一個保守的人。

再看看他是怎樣對付對他提出批評的人的。

「『唔，工程師，』德羅鮑半轉向羅果夫，慢慢伸出手來，『你幹得好，……你可把我送上十字架了。我永遠忘不了。』」（見第九章九一面）

他「永遠忘不了」羅果夫對他的「打擊」（實在是批評），就把羅果夫調離卡匹泰爾娜雅礦坑。這是怎麼樣官僚主義的壓制批評的手段！

在這樣的領導幹部的領導下，卡匹泰爾娜雅的三百二十個採煤工人，只有二百二十一個完成定額，只有七十三個是斯太哈諾夫工作者。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羅果夫吧！

「它已經不再是老式的礦坑，如果礦頂支撐住了，你就能在煤坑裏採煤，如果支撐不住，就換一個煤坑開採。我們不能再讓煤層來控制礦工，必須倒轉過來。」（見第九章八七面）這是羅果夫的看法，這是多末科學的見解。

再看他是怎樣地關懷着羣衆，怎樣重視着工人們的創造發明：

「就是昨天，羅果夫和他（指礦工格里哥里·伏希金）在下班以後整整化了三個鐘頭來檢閱巷道。或者，還不如說格里哥里在檢閱着而羅果夫在後面跟着。」（見第二十七章二三五面）

格里哥里試驗失敗後，羅果夫連忙趕到格里哥里家裏去，鼓勵他，教他不要沮喪，再從頭幹起。光就這幾點看來，我們就看得出羅果夫是和德羅鮑藏然不相同的人物了。可是，怎麼兩個人的成就會相去如此之遠呢？德羅鮑不也是很嫻熟於業務的嗎？

基本問題在於：羅果夫具有高度政治水平，因此，他就從頭到腳充滿了對黨對人民的負責精神；

因此，他就充份認識到蘇聯的社會，是以飛躍速度向前進行的；因此，他就決不能容忍任何阻礙生產發展的絆腳石存在。是這樣的一股政治熱情鼓舞着他，是這樣高度的政治認識支持着他，使他不顧個人利害，堅決不容情地向一切不合理現象、舊勢力殘餘，作堅決的鬥爭。

羅達丘克曾稱讚羅果夫說：「你應該做個黨工作者，」（見第二十一章一九二面）羅果夫以一個企業領導者的身份，怎樣回答呢，他說：「我一直都把我自己認為是個黨的工作者。」（見第二十一章一九二面）

這並沒有什麼奧妙，把自己的企業管理工作，看做是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沒有把生產工作孤立地看做經濟工作，充份地認識到生產工作的政治意義——這擴大了羅果夫的眼界，使他和德羅鮑有了本質上的不同。

在這部作品裏，作者表現了他的高度藝術技巧，無論在刻劃人物、處理場面以及描寫景物等方面，都有著突出的地方。

主人公羅果夫，給描畫得栩栩如生。而其他的許多次要角色，也莫不各有各的個性，各有各的特徵。

本書的作者，無論寫幾百人的大場面——斯太哈諾夫工作者大會，或是兩個人的小場面——一對愛人的月下幽會，都能寫得有條有理，絲絲入扣。不是大手筆是做不到的。

還有，書裏所描寫的西伯利亞原野初春的景色，雖然只有寥寥數語，却渲染得頗為熱鬧；羅果夫及其愛人伐麗雅雙雙遊過的庫茲涅茨克古堡，也被描寫得詩意盎然。

本書的結尾，更是特別顯得有力。作者在提出「絞索套在脖子上時的報告」這本書作為襯托之後，更在結尾的地方用上一句：「生活，……生活是一秒鐘都不停留的，我們這偉大的生活！」點出了全書的主題——社會主義蘇聯的生活是以飛躍的速度向前行進的，蘇聯人民也是永遠向前行進的。

「庫茲涅茨克」是部藝術性和思想性高度結合的好書。它寫出了先進的社會主義蘇聯人民，怎樣把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它反映了蘇聯人民的永遠向前進的精神。這樣的一部作品，不僅僅是一部文藝作品，也是一本良好的政治課本。謹以之推荐給愛好文藝的讀者們。

這樣的一本巨著，譯者譯的時候，雖然是盡了最大努力，但限於各方面的水平都不高，不能毫無損害地把原作介紹過來；錯誤的地方，在所難免，懇切地希望讀者們指正。

本書在翻譯過程中，承蒙張夢麟先生悉心修改指正，謹誌謝意。

譯者

第一章

當這兩個入從緊急出口走到地面上來的時候，灰色的雲頭已戴上了粉紅色的帽子，被兩條斜斜的雨柱撐起在遠山之上，正在向東方退走，只有暴雨的最後幾滴從此刻業已晴朗的天空落下來，零亂地撒布在大地上。

德羅鮑點起了一支香烟，對羅果夫看了看。

「我們這庫茲涅茨克的大地氣息很好聞，是吧？特別是下了一陣結結實實的傾盆大雨之後。」

從山坡往下望，整個的礦山區都看得清楚——綠色筆直的街道，高高的白色建築物，矩形的花園，圓圓像隻碗似的黃色運動場，還有，每隔兩三公里就有的一隻隻圓錐形的廢渣堆。這些廢渣堆都在冒着烟，它們上面有一縷縷變彎的青烟繚繞。

德羅鮑打頭走，小心地在峻陡溜滑的小路上揀着路。這礦場主任年已五十開外，說話的時候有着叫人着急的老年人習慣，愛咕嚕咕嚕模糊不清地談話。要聽他講話，非得豎起耳朵不行。羅果夫緊跟着他走，爲的是怕漏聽他在巡視了二區的三個段的礦場之後的觀感。可是，德羅鮑就跟是忘了礦山的

一切一般，他往前衝着，呼吸着腐爛松樹皮那醉人的酸味，和秋草細微飄渺的氣息。一種微笑在他皺紋像蛛網般的峻嚴大臉盤上散佈開來。他的灰白眉毛向上斜生，使他的臉始終帶着驚異的神氣。

「看這些礦廠，排着隊像是在等待檢閱，」德羅鮑說，向礦山那邊揮舞着手。「前幾天我在一張

報紙上唸到一首詩，好像是這樣說：『進入黑色金字塔的國土，就如同那古埃及一般！』黑色金字塔的國土說得很好，可是埃及不埃及簡直就比得不對：那兒是一片沙漠，可是這裏無論地上地下都沸騰着生命。」

他望見那隣近礦場的圓錐形廢渣堆，俏皮地霎霎眼時。

「這批競賽者可不壞！去年，你還沒有來，我們和他們簽訂了競賽合同。那時他們的勁兒可足啦——聲言要打敗我們，這他們休想，我們不是死人！」他突然停了下來，轉過身子，半朝着羅果夫，幾乎是對着羅果夫大叫。「這並不是空談——我討厭胡吹一頓。我跟你這樣說，是爲你自己的好，因爲，我看你肩膀上總算還扛着個頭，雖然你有一點急性。我仔細觀察了你一個多月，看你還能行。」羅果夫皺起眉頭，礦場主任以爲他要反駁，便舉起了手止住他繼續說下去。

「是的，急性！想同時並進，一下子什麼都搞。什麼生產連環啦，棚子啦，以及契約卡掘進啦，忙得你在值班的時候簡直顧不了把煤運上來。你這樣搞是不行的。我勸你專心管一件事：計劃非得完成不可。我不管你怎樣搞都行，那怕你用一隻帽子每次裝一把煤上地面來都行，只要你喜歡。計

劃老是等待着我們去完成，日復一日，月又一月地。」

「直到世界末日，我想？」羅果夫回敬了過去。

德羅鮑轉着自己的念頭，並不注意工程師的話。

「你看，我們礦場自有它的傳統。去年五月，我們有一點落在計劃後面了。我怎麼辦呢？把所有的搖筆桿的人——所有的年青的職員們都從辦公室趕到礦坑裏去，老實告訴你，產量飛躍地增加了。你有的是時間去想那些生產連環啦，掘進臺啦，朋友！我們的鄰人們還沒有在為這些事情煩惱呢。」

德羅鮑驕傲於這礦坑完全由自己一手經辦，如不給他預先知道，從不鼓勵任何人改進或變更礦場設施，羅果夫接受任命為本區的區工程師時就這樣受過告誡的。

兩人走進礦場主任辦公處的時候，德羅鮑轉向羅果夫。

「我喜歡你的採掘場，」他說，「怪整齊的。」

羅果夫覺得自己被這讚美所打動了，但是他立刻丟開了它。他覺得這時機正適於實現他心裏新近發生的一個念頭。

「彼得·米哈依洛維奇，」他遲疑地開始說了，似乎這建議是剛想起不久，恰恰就在這會兒想起一般。「你想二區的計劃是不是還好增加一些？」

德羅鮑鼻子裏哼了一聲。

「你在打什麼主意？」他不安地說。

「唔，你親自看見的，我們提前剝出了兩個新的煤層。我們可以立刻開採。」

「好，幹吧，」主任和氣地笑着。「你的兩個煤層將供給我們百分之五或六……」

「不止，還要多！」

「等一會兒，」德羅鮑的薄薄的嘴唇皮不耐煩地抿緊着。「我意思是說超過計劃百分之五或六。你看，我們佔了怎樣的優勢？那些隣居們將要妬忌得臉發青。我們準把他們打敗，你那超過計劃的煤層會在業務上起帶頭作用，誰知道呢？可是你得暫時保守着祕密！」德羅鮑出其不意地霎了霎眼睛；爆發着笑了出來，拍了拍羅果夫的肩膀。

羅果夫被這種坦直弄得有點驚惶失措，一下子答不出話來。然後，他記起了要直到明天才再見得着德羅鮑，他就問：

「你看了我的備忘錄沒有，彼得·米哈依洛維奇？那是非常緊急的。」

「備忘錄？」德羅鮑微微地作了個手勢。他的臉呆了下來。「噢，是了，備忘錄，……對不起，我沒有看……抽不出時間，你知道……我是個忙人，可以說是一個兵士。我把它交給了菲倫柯夫。你最好還是去找他。」

在他等候總工程師的時候，羅果夫的思想回到了他在這一天和礦場主任所作的礦場巡視。無可懷疑的，德羅鮑是夠嫻熟於他的業務的了……嫻熟到受人忌妬的地步。爲了這緣故，也許應該姑容他那很有些粗率的態度，他表示意見時那樣的堅決不容置辯，以及他下決定時那粗率的幾乎是不加思索的方式。只是他講到關心集體名譽的時候，說得過重了一點。這使羅果夫不禁覺得德羅鮑事實上關心他自己的「好名氣」，要比關心礦場的名氣來得多些。

羅果夫對礦場上好多事情都不贊同。雖然全體工作人員爲了完成計劃，都是不可否認地在忘我地工作着，但有幾個領導幹部顯然是低估了他們所掌握着的力量。

提出提高生產日——他們簡稱爲提高日——的次數越來越多。在這些日子裏，計劃所規定的任務是超過了的。但是爲了達到這目的，每個人都被送到礦上去——甚至大司務都去——於是所有的附屬機構在這一天都停止工作。

發動「提高日」的藉口不絕地發明出來。不是在月初來一個「飛躍的開始」，就是在每旬之末來一個「急衝」或「收拾殘餘」。可是，這一類的「急衝」並沒有多大效用，在每次「急衝」之後，產量幾乎是不可避免註定了要跌落；煤坑裏的工作亂了步伐，整個的礦坑也就像發了瘧疾病。

「這真叫做一個半斤，另一個八兩，」羅果夫有一次聽見一個老礦工說。

「我們總是發瘋似地突擊着——幾乎沒有時間來好好地睡一覺，」一個名叫尼菲陀夫的區工程師

有一次抱怨着說。「我們有着人和機器，可是輪到要組織勞動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好好地用腦筋。」羅果夫企圖改善現狀，他的這個備忘錄便是他想作的第一步具體辦法。在這裏面他提出了他對礦坑基本工作的看法，主要地分析起來只有一件——增加產量。辦法就是一個能順利執行的生產連環。但要達成這目標，便得先實施許多複雜的步驟。眼前要做的就是決定先着手那一項。

德羅鮑把這備忘錄隨手推了出去。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聽聽總工程師對它有什麼意見了。

羅果夫和菲倫柯夫商談時，起初忍不住微笑起來——菲倫柯夫的語氣，甚至用的字眼，太像德羅鮑了。也許他是在故意模倣主任吧？礦場上有好多幹部的確是在這樣做着。

「備忘錄嗎？我一有工夫就看，」菲倫柯夫說。不覺打了一個短短的呵欠。「還在找缺點麼，呃？」他不耐煩地添上說。

「是的，菲奧陀，盧奇區。還在找。」

「你不覺得你那辦法是太開始了嗎？」

「我不。那末你呢？」

「我？」菲倫柯夫轉動一下椅子裏的身軀。「我是此地的廚子頭兼洗瓶子的雜役。我沒有工夫來建造空中樓閣。」

「你的意思是說來一個調節完善的生產連環，是抽着烟斗時的幻想嗎？」羅果夫回敬道，蹙起了額頭。

「我談的是現有的可能性……」菲倫柯夫顯然不願意地回答。

「我也正是如此！我所有的結論都是根據了現有的可能性作的。」羅果夫繞過寫字檯走來停在總工程師的身邊。「菲奧陀·盧奇區，我認為那些希望可能性會從天上掉下來的人，是忘了我們工作中的基本事物：就是要努力達到最高峯。我們現在不是在採取着攻勢嗎？這就是說我們要堅守前鋒部隊所攻打下來的陣綫。」

菲倫柯夫用一個短胖的小指搔着他毛髮逐漸稀薄的頭。

「你真是個勇敢的戰士，我以為。用軍事上的術語來說，你是要我們去守住尚未佔領的地區。你如果把這意見告訴我們的德羅鮑，他就會光起火來的：『什麼？生產連環？我們什麼地方去找礦工？運輸問題又怎樣解決？』」

「但是你是總工程師。」

「這我知道，」菲倫柯夫淡然地笑着。「我老早就知道了……」

他還想再說下去，只是就在這時候兩架電話同時叮鈴鈴地響了起來，談話中斷了。

總工程師比德羅鮑大約小十歲左右。他似乎是充分熟諳業務的了，但是，他那種漠然無動於中的

樣子却叫羅果夫看着光火。他對任何超出於日常生活常規之外，因而不包括在日常工作表內的事物，都表示冷然的不關心。固然有些時候，這個無精打彩而沉默寡言的人似乎也閃爍出一線激烈的生命，他的灰色小眼睛暫時發起亮來，但是，他即刻就恢復到老樣，若不是因為那張固執地緊閉着的嘴巴，他的面容又變成軟弱無力的了。

但是，菲倫柯夫又似乎有他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這在吸引着羅果夫。或許是他那豐富的實際經驗，對這年青的工程師發生了很大的磁力。但是，這種經驗如果老是陷進常套的事務裏，任何人都得不到什麼好處的話，那又有什麼價值呢？

「這生產連環的提議，本質上很簡單，尤其是我們把它分析開來看，」羅果夫重又繼續談下去。「我們這裏一天一共換三班。一班準備好煤層待採運；如果這是一個水平或傾斜的煤層，你就用機器從下面切割，鑽好爆破孔，搬上那搬運器來，跟着撐起棚子。到最後你就爆炸。其他的兩班就把煤運上去。辦法就是這樣。」

「是的，辦法就是這樣，」菲倫柯夫立即承認了。「但是人們却有一個根深蒂固難於打破的舊觀念：認為一座礦坑不是一所工場或者一爿點心店；礦坑裏的工人是時刻在流動着，從這裏移動到那裏；因之工作狀況也就時刻在變更。你無法預先把各種意外的事件都防備得好。這一個煤坑可能在八小時之內準備好，而另一煤坑可能需要十六小時。有的時候，兩班就能夠把煤搬上去，而在旁的時